

台湾藏宋刊《反离骚》为嘉定十年本 《楚辞集注》残卷考

——兼论嘉靖袁聚本《楚辞集注》出自嘉定十年本

管仁杰

内容摘要:台湾藏宋刊《反离骚》一卷本,长期以来都被当作嘉定六年章贡郡斋本《楚辞集注》残卷著录。今通过比勘,发现前人的判断有误,此宋刊《反离骚》实际应为之前未见流传的嘉定十年朱在南康军本《楚辞集注》之残卷。据此,可进一步推定明代嘉靖十四年袁聚本《楚辞集注》即出自嘉定十年本。通过对袁聚本的考察,反映出嘉定十年本《楚辞集注》在结构编排以及文字内容等方面更接近朱熹遗稿原貌,具备很高的学术价值,应该引起学界的关注,展开更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宋刊《反离骚》 朱熹 《楚辞集注》 嘉定十年本 嘉靖袁聚刊本

一、引言

朱熹在楚辞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晚年研治楚辞,撰就《楚辞集注》八卷、《楚辞辩证》二卷及《楚辞后语》六卷,代表了南宋楚辞学的最高成就。《楚辞集注》^①自成书以来,历代皆有刊刻,传本非常之多。仅就宋代而言,目前所知见的主要刊本有四种,分别为:

(1)嘉定四年(1211)杨榘同安郡斋刻本

今存《辩证》二卷,半叶八行,行十九字,左右双边,白口,单鱼尾,上记字

^①按:历代以来,《辩证》《后语》皆附《集注》而刊行,故一般所言《楚辞集注》既单指《集注》八卷,亦用作《集注》《辩证》《后语》三者合刊本的总称。为避免指称混乱,下文以《楚辞集注》作为合刊本之总称,而单指三书时则分别简称作《集注》《辩证》《后语》,以示区分。

数,下记刻工,避宋讳。钤有“范从辑印”、“清誉堂藏书记”等藏印。原为傅增湘旧藏,《藏园群书经眼录》、《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等皆有著录,现存台湾“国家图书馆”。卷末有嘉定四年(1211)七月长乐杨楫《跋》,谓是本乃从朱熹之子朱在处抄录而得,“刊于同安郡斋(今安徽潜山)”云。据杨楫跋文描述,此本主体应为《集注》,今所存《辩证》乃附《集注》而行者。是故,该本应为今知《集注》之最早刊本^①。

(2)嘉定六年(1213)王涪章贡郡斋刻本

今存本包括《集注》八卷,《辩证》二卷,附扬雄《反离骚》一卷,其中《集注》前两卷为影宋抄补,《反离骚》正文最末一叶亦为抄补。半叶七行,行十五字,左右双边,白口(或上黑口),双顺鱼尾,上记字数,下记页码及刻工名,鱼尾间题“离骚”、“续离骚”、“楚辩”等。原为瞿氏铁琴铜剑楼旧藏,《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有著录,现存国家图书馆,《中华再造善本》曾影印出版。今存本《辩证》卷首三叶颇残缺,有题识曰:“晦庵先生□□证楚辞得于□□因是正之刊于□贡郡斋俾学者□风雅之变云嘉□癸酉三月甲子□阳王涪敬书。”经诸多前人考证填补,所言大略为:“晦庵先生□□辩证《楚辞》,得于□□,因是正之,刊于章贡郡斋,俾学者知风雅之变云。嘉定癸酉三月甲子□阳王涪敬书。”即该本为嘉定六年(1213)王涪于章贡郡斋(今江西赣州)所刊。

(3)嘉定十年(1217)朱在南康军刻本

是本今未见流传,据端平二年刻本朱鉴《跋》,知嘉定十年本应包括《集注》八卷,《辩证》二卷,《后语》六卷,附扬雄《反离骚》一卷,其中《后语》卷末所附朱在、邹应龙二人跋文为端平二年本所继承(详后文)。据朱在《跋》可知,朱熹晚年在撰著《集注》、《辩证》的同时,又在晁补之《续楚辞》、《变离骚》的基础上,遴选了五十二篇文章编为《后语》六卷,可惜至其去世时仅草定成编,尚未完稿。至嘉定五年(1212),朱在任职温陵(今福建泉州)通判时,始取《后语》遗稿,誊写成编。嘉定十年,朱在于知南康军(今江西庐山市)任上,始将《后语》与《集注》、《辩证》等合刊印行。此举既是《后语》之首次刊刻,亦为《集注》、《辩证》、《后语》三书首次合刊。这也意味着,之前嘉定四年本及嘉定六年本中并不包含《后语》。

^①此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姜亮夫先生在《楚辞书目五种》中据日本《大正三年内阁书目》著录有“庆元四年戊午(1198)刻本”,通常被认为是《集注》的最早刻本。但实际上《大正三年内阁书目》中所载者实为日本“庆安四年(1651)刻本”,而并无所谓“庆元四年刻本”,姜先生当初所见之《大正三年内阁书目》可能传抄有误。有关这一点,日本学者小南一郎先生1981年发表的《朱熹〈楚辞集注〉考》一文(见日本京都大学《中国文学报》第33册,1981年10月)已经指出。近年唐宸博士《〈楚辞集注〉初刻考辨》一文(《文献》2015年第5期)又有较为详尽的辨析,可参看。

又,嘉定十年本《集注》后附有《反离骚》一卷,而今传嘉定六年本《集注》后亦附有《反离骚》一卷,考朱熹《楚辞辩证·目录》第三条云:

若扬雄则尤刻意于楚学者,然其《反骚》,实乃屈子之罪人也。洪氏讥之,当矣。旧录既不之取,今亦不欲特收,姑别定为一篇,使居八卷之外,而并著洪说于其后。^①

则知朱熹《集注》后原本附有扬雄《反离骚》一篇。而今残存《辩证》的嘉定四年本《集注》卷末原本也当附有《反离骚》一卷。

(4)端平二年(1235)朱鉴兴国军刻本

今存本包括《集注》八卷,《辩证》二卷,《后语》六卷,半叶九行,行十八字,白口,对黑鱼尾,上记字数,下记刻工,鱼尾间记卷数及页码。今传本原为杨氏海源阁旧藏,《楹书隅录》有著录,现存国家图书馆。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曾影印出版。近年,《中华再造善本》亦有影印。该本《后语》卷末保留有邹应龙嘉定五年《跋》及朱在嘉定五年《跋》、嘉定十年《又跋》,因知此本翻刻自朱在嘉定十年南康军本。端平本后又有朱鉴端平二年乙未(1235)《跋》,云:

《吊屈》、《服赋》,已见《续骚》;《反骚》一篇,亦附卷末,而《后语》之作,皆复收入。其本旨既不可知,而二集并存,则为重复。今以《反骚》著于此,而贾赋二章则存其目,庶几二集若相为用,不可偏废,而纂辑之意,或以是而得之……端平乙未秋七月朔孙承议郎、权知兴国军兼管内劝农管田事、节制屯戍军马鉴百拜敬识。^②

按《集注》共八卷,卷一至卷五乃屈原作品,朱熹称为《离骚》,卷六至卷八称为《续离骚》。据此,知此前嘉定十年本《后语》中重复收录了已见于《集注》的《吊屈原》、《服赋》,及《集注》末所附《反离骚》等三篇文章。有鉴于此,朱鉴在翻刻时,删去了《集注》所附《反离骚》及《后语》中的《吊屈原》、《服赋》等三篇文章,以避免重复。其后,端平本确立的这种结构几乎成为了《楚辞集注》的标准格式,为后世绝大多数刊本所沿用。

除上述各本外,今台湾还存有一部宋刊《反离骚》一卷本,小序、注释等皆出自朱熹,乃《楚辞集注》之残卷,著录信息为嘉定六年章贡郡斋刊本。然经笔者比勘发现此本并非嘉定六年本,而疑似为之前未见流传的嘉定十年本《楚辞集注》残卷。以下谨围绕此点及由此引发的相关问题展开论述。

二、台湾藏宋刊《反离骚》一卷本的流传与著录

台湾“国家图书馆”所藏宋刊《反离骚》一卷本,卷前题“宋刊扬子云反离

①影印本《宋端平本楚辞集注》第二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第126页。

②影印本《宋端平本楚辞集注》第三册,第211-212页。

骚”，正文前有朱熹小序，末附洪兴祖、朱熹之论说，页码自一起，共十四叶，半叶七行，行十五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双顺黑鱼尾，上记字数，下记页码及刻工，鱼尾间题“反”、“反骚”、“反离骚”等字样，文中“贞”字缺笔。是本前后所钤鉴藏印章颇多，能够清晰反映出其流传与递藏的过程，今略述之如下。

宋刊《反离骚》一卷本卷端题名最下方钤有“汲古主人”、“毛晋”二印，上方又有“甲”及“宋本”（椭圆）印。按此数印为明末毛晋汲古阁常见之收藏印，因知此本乃毛氏汲古阁之旧物。然检毛扆康熙年间所编《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未见著录，则该本或在明清鼎革之际已从汲古阁流出。

是本卷前数叶有隶书大字题“宋刊扬子云反离骚”，落款“塔影园客题于云阳草堂”，下钤朱文印“云美”。考“塔影园客”者，即顾苓（1609—1680后^①），字云美，明末清初长洲（今苏州）人，工诗文及书法篆刻，尤擅篆隶^②。明亡后隐居虎丘之塔影园，颜其居为“云阳草堂”^③，著有《云阳草堂稿》、《塔影园诗文》等^④。顾苓为吴中人人氏，毗邻常熟毛氏汲古阁，又精于鉴赏，此本当初极可能是从汲古阁直接转入顾苓之手。又，顾苓为该本题首自署“塔影园客题于云阳草堂”，则知其收归该本已在明亡入清之后。

至清中期，该本又经汪文琛、汪士钟父子收藏。按汪文琛，字厚斋，长洲人，开益美布号，饶于资，藏书甚富。其子汪士钟（1786—？），字春霆，号闾源，承乃父之志，并广搜宋元善本，藏书处曰“艺芸书舍”，自编《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⑤。此本卷端题名页“毛晋”印章上方朱文圆印“汪”及白文印“文琛”，卷末“闾源父”、“士钟”等诸印，即汪氏父子之藏书章。今检汪氏《书目》，宋板集部中正载录《反离骚》一卷^⑥，当为此本无疑。

又，该本前后皆钤有“麟见亭读一过”之印，经考此乃麟庆之藏书印。麟庆（1791—1846），姓完颜氏，字伯馀，号见亭，满洲镶黄旗人，嘉庆进士，道光间累官至江南河道总督。此外，该本卷首又有“子青鉴藏”之印。按“子青”者为张之万（1811—1897），字子青，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张之洞堂兄。从汪士钟、麟庆、张之万三人时代先后看，此本应该是自汪氏艺芸书舍流出后，先归入麟庆，再辗转归入张之万。从全书收藏印章看，该本一直在江浙间流

①周新月：《顾苓事迹考证札记》，《明末清初艺术史研究文集》，湖南美术出版社，2013年，第49—85页。

②李光祚、顾诒禄等：《〔乾隆〕长洲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13册，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出版社，1991年，第308页下。

③钱谦益：《云阳草堂记》，《牧斋有学集》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002页。

④徐乾学：《传是楼书目》菜字四格“别集”，清道光八年味经书屋抄本。

⑤叶昌炽：《藏书纪事诗》，王欣夫补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615—617页。

⑥汪士钟：《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第17页。

传,而麟庆、张之万皆为北人,则二人有可能是在任职江南期间短时期地收藏过该本。

在此之后,该本又流归收藏家章绶銜所有,卷首所钤“归安章绶銜字紫伯印”、“章翼铣堂法书名画记”即其鉴藏印。同时,该本前后还有“归安陆树声叔桐父印”、“叔桐”、“归安陆树声藏书之记”、“陆氏子孙其永保之”诸印,此皆为陆心源第三子陆树声之鉴藏章。陆树声(1882-1933),字叔桐,邑庠生,曾任淮北六岸督销局总办^①。

至清末民国间,此本又为著名藏书家张钧衡、张乃熊父子所收藏。该本前后所钤“择是居”、“张氏收藏”、“乌程张氏适园藏书印”、“吴兴张氏适园收藏图书”、“张钧衡印”、“石铭秘笈”、“石铭珍藏之印”、“张乃熊”、“苕白”、“苕圃收藏”等诸印即张氏父子之鉴藏章。张钧衡(1871-1928),字石铭,号适园主人,吴兴(今湖州)南浔人,精鉴赏,富收藏,编有《适园藏书志》,又刻印《适园丛书》、《择是居丛书》等行于世。长子张乃熊(1890-1945),字芹伯(一作芹圃),承继先志,所藏更胜其父,编有《芹圃善本书目》^②。1913年,傅增湘曾寓目该本,记曰“自南宋楼佚出之书”^③。据此,知该本是从陆氏转入张氏之手。同年,张钧衡将此本收入《择是居丛书》中影刻出版,使其化身千百。1916年,张钧衡倩缪荃孙所编《适园藏书志》成,著录此本曰:

《反离骚》一卷,宋刻本

宋嘉定癸酉章□郡斋刻本,每半叶七行,行十五字,双行夹注同。高五寸六分,广四寸三分。白口,单边,上有大小、字数,下人名,中缝或作“反离骚”,或作“反骚”,或作“反”一字,皆旧式。按《楚辞》编《反离骚》于《后语》卷二,此本叶数自一至十四,疑是单行本。前有顾云美分书引首,已刊入《影宋丛书》。^④

1922年,上海古书流通处又影印张氏《择是居丛书》之影刻本,编入《古书丛刊·丁集》出版发行。之后,民国时期所修《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收录《古书丛刊》本《反离骚》并据之撰写提要。至1941年,抗战局势危急,在以郑振铎等为代表的上海文献保存同志会的强力斡旋下,张乃熊将家藏善本之大部售予前国立中央图书馆,此本即在其中。1949年,此本跟随众多善本一起被转移到台湾,保存至今。

综上所述,此宋刊《反离骚》一卷本从明末至今,一直辗转于江浙间,历经

^①徐桢基:《潜园遗事:藏书家陆心源生平及其他》,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143页。

^②周退密,宋路霞:《上海近代以来藏书纪事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7-19页。

^③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华书局,1983年,第980页。

^④张钧衡:《适园藏书志》卷第十《集部·楚辞类》,丙辰年(1916)南林张氏家塾自刻本。

毛晋、顾苓、汪文琛、汪士钟、麟庆、张之万、章绶銜、陆树声、张钧衡、张乃熊等诸多名家递藏^①，间有著录，可谓流传有绪。

三、台湾藏《反离骚》为嘉定十年本《楚辞集注》残卷

(一)台湾藏《反离骚》非嘉定六年章贡郡斋刊本

台湾“国家图书馆”所藏一卷本《反离骚》前后都无刊刻序跋等信息，因而在前代流传中，诸位藏家仅能依据版式、字体、避讳等定为宋版，而无法判断其具体的刊刻时地。至民国初年，张钧衡《择是居丛书》影刻该本，影刻本卷末附跋文曰：

此宋刊《楚辞》大字本，存《反离骚》一篇……瞿氏《书目》有《集注》八卷《辩证》二卷，行款与此本同，并云后附扬子云《反离骚》一篇并洪兴祖论，自加论说于后，卷一卷二抄补全，《后语》已佚。又云前有嘉定癸酉三月甲子□阳王涪序云刊于□贡郡斋，俾学者□风雅之变云。所言与此均合，则嘉定六年刊本也……癸丑四月乌程张钧衡识。

可见张氏（或为缪荃孙代笔）是依照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所载嘉定六年本行款及篇目结构定此本为嘉定六年（1213）章贡郡斋刻本的。前引张氏《适园藏书志》将该本著录作“宋嘉定癸酉章□郡斋刻本”，所据亦即此。

之后，民国间发起修纂之《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收录了张寿林先生据《古书丛刊》本《反离骚》所撰写之《提要》，而提要内容基本上沿袭了张钧衡跋文的说法^②。是本流传台湾后，台湾所编《“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亦认可张氏之论断，将其著录作“宋嘉定六年章贡郡斋刊本”^③。今天，台湾“国家图书馆”网站上载录的此本信息同样为“宋嘉定六年（1213）章贡郡斋刊本”^④。

实际上，张钧衡、缪荃孙等人都不曾见过嘉定六年章贡郡斋刻本，其判定一卷本《反离骚》为嘉定六年本，乃是依据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之相关著录。而瞿氏旧藏嘉定六年章贡郡斋刊本今度藏于国家图书馆，有《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流传。将其与台湾所藏宋刊《反离骚》一卷本进行比照，可发现台湾藏本绝非嘉定六年章贡郡斋刊本。

①按：该本卷末尚有“王子懋图书”、“□峰居士”二藏书印无考，姑识之以待知者。

②张寿林：《〈反离骚〉一卷提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第19册，齐鲁书社，1999年，第726页下-727页上。

③《“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增订二版），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1986年，第869页。

④参见台湾“国家图书馆”网站地址：[http://rbook2.ncl.edu.tw/Search/SearchDetail?item=2f307ffde1de4437811e0239450a6683fdQ0NTc30&page=2&whereString=ICYgluWPjem - boumotyIlg0&sourceWhereString=&SourceID=&HasImage=](http://rbook2.ncl.edu.tw/Search/SearchDetail?item=2f307ffde1de4437811e0239450a6683fdQ0NTc30&page=2&whereString=ICYgluWPjem-boumotyIlg0&sourceWhereString=&SourceID=&HasImage=)（查询日期2017.9.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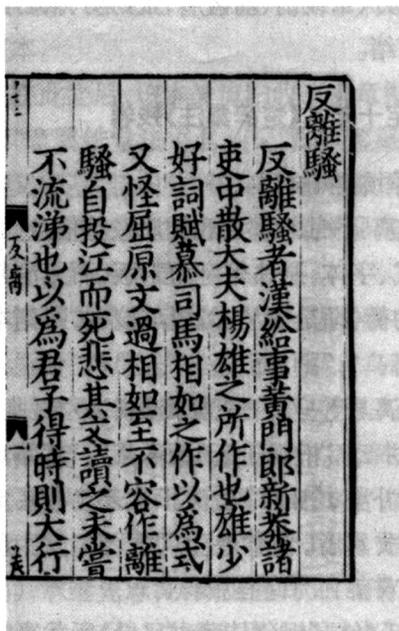


图1 《中华再造善本》影印之嘉定六年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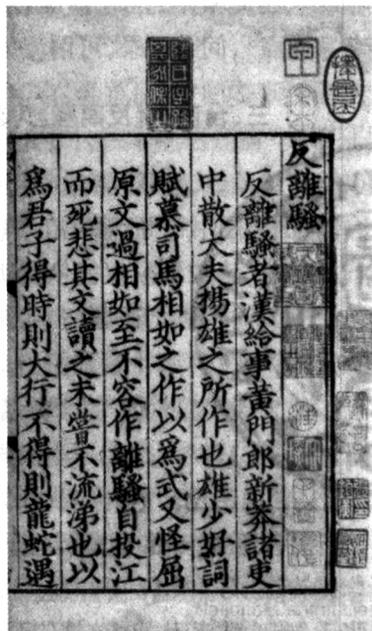


图2 台湾藏宋刊《反离骚》一卷本

首先,二者字体风格有明显的区别,内容格式亦不相同。嘉定六年本《集注》所附之《反离骚》正文前小序低题名两格,而台湾藏本仅低一格(见图1和图2)。又嘉定六年本《反离骚》正文后所引洪兴祖论语每行十三字,低正文两格,朱熹论语每行十二字,低正文三格;而台湾藏本洪兴祖论语每行十四字,低正文一格,朱熹论语每行十三字,低正文两格(见图3和图4)。正因为前后文字格式不同,所以二者总体叶数亦不同:嘉定六年本《集注》所附《反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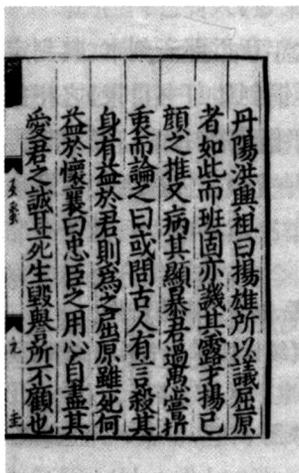


图3 《中华再造善本》影印之嘉定六年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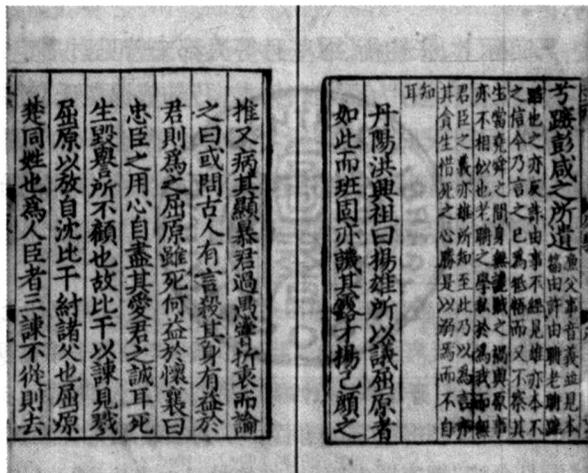


图4 台湾藏宋刊《反离骚》一卷本

骚》前后共十五叶，而台湾藏一卷本则为十四叶。

其次，两本刻工不同。嘉定六年本《反离骚》卷刻工有“茂”、“丙（虞丙）”、“文超”、“圭”等，台湾藏本刻工则为“秀”、“吉父”、“宗”、“侯”、“仲”、“才”、“生”等。

其三，注文格式不同。嘉定六年本《反离骚》之注文，音注、校语在前，释义讲解在后，中间用“○”分隔；台湾藏本之注文，音注、校语与释义讲解等混在一起，依照正文字句的先后顺序依次出现。

其四，文字内容上亦有所不同。下面以比勘表的形式略举数例以见之：

出处	台湾藏宋刊《反离骚》一卷本	嘉定六年本《集注》所附《反离骚》
小序	“何必湛身哉”注：湛，读曰沉。	“读曰”作“读作”
小序	然王莽为安汉公	无“然”字
正文	“淑周楚之丰烈兮”注：去汾隅，徙巫山。	“隅”作“陽”
正文	“履揜抢以为綦”，“抢”字无音注。	正文“抢”作“枪”，且有音注云：枪，初行反。
正文	“恐日薄于西山”注：盖雄知生固我所欲。	正文“薄”作“暮”，注文“雄”作“惟”。

此两种刊本，前人往往只见其一，无法具体比勘，唯有依据书目著录的行款进行判别，故有此失误。今则可以确定台湾所藏宋刊《反离骚》一卷本实非嘉定六年章贡郡斋刊本，之前的各类著录皆有待更正^①。

（二）台湾藏《反离骚》为嘉定十年本《楚辞集注》残卷

以上确定台湾所藏《反离骚》一卷本并非嘉定六年章贡郡斋刻本，那么该本会是何时何地之刊本呢？笔者认为此本即之前未见流传的嘉定十年朱在南康军刊本《楚辞集注》之残卷。今试论之：

第一，该本经名家递藏，流传有绪，版式风格、字体、避讳等皆与宋版相符，诸多前人亦认定其为宋本无疑。如引言中所交代，《楚辞集注》最初的三次刊刻即嘉定四年本、嘉定六年本及嘉定十年本中，皆附有《反离骚》一卷。至端平二年朱鉴翻刻嘉定十年本时，认为《集注》所附《反离骚》与《后语》中重复，故将其删去（同时因重复删去的还有《后语》中的《吊屈原》、《服赋》）。自此之后，端平本的这种结构编排就一统天下，后世罕见例外者。此本《反离

^①需要说明的是，嘉定六年章贡郡斋刊本《集注》所附《反离骚》正文最后一叶为抄补（内容自“虽增歆以於邑兮”一句之“以於邑兮”始，至正文结束），行款为半叶七行十六字（偶作十四字），小字双行二十字，亦作十九字或二十一字。从抄补情况看，各行字数不完全固定，抄写亦不规整，显然非影抄，而只是依据他本将所缺内容补录于此。经笔者比勘，此抄补叶在文字上与台湾所藏宋刊一卷本、端平本以及笔者所能见到的元、明、清诸本皆略有不同，因而无法判断该叶内容是依据何种刊本所抄补，只能暂时存疑。

骚》页码自一至十四单独起止,显然非在《后语》之中,而属于单独附在《集注》之后者。如此,就目前看来,符合条件的宋本只有嘉定四年本、嘉定六年本及嘉定十年本。然而,前文已确认此本绝非嘉定六年本,而嘉定四年本行款为半叶八行,行十九字,亦与之不符,则此本最可能是之前未见流传的嘉定十年刊本之残卷。

第二,前已交代,此本刻工有“秀”、“吉父”、“宗”、“侯”、“仲”、“才”、“生”等。其中刻工“吉父”,也见于今传南宋宁理间所刊《东坡先生后集》残本之中,该书的确切刊刻时间为庆元元年(1195)至嘉熙四年(1240),刊刻地点在黄州(今属黄冈)^①。又见于今传宋刻元明递修本《仪礼经传通解》之中,此本刊刻时间为嘉定十年(1217),地点在南康军(今九江庐山市)。众所周知,同一刻工的活动区域及所处时间段是相对固定的,通过以上信息,可以确定“吉父”其人是生活于南宋宁宗至理宗时期,在长江中游黄州至南康军一带从事雕版工作的一名刻工。从目前所知宋版《集注》信息来看,能够在时空两方面与“吉父”对应者,只有嘉定十年(1217)朱在南康军刻本。

第三,嘉定十年本《楚辞集注》为朱熹之子朱在于知南康军任上所刊,而上面提到的宋刻递修本《仪礼经传通解》,刊刻时间亦为嘉定十年,刊刻地点亦在南康军,刊刻者亦是朱在。《楚辞集注》卷末朱在跋文的落款时间为嘉定十年八月中秋日,而《仪礼经传通解》卷前朱在序文的落款时间为嘉定十年丁丑八月甲子日^②,即八月十九日。可见朱在刊刻二书的工作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上文已经揭示,嘉定十年本《仪礼经传通解》与台湾所藏《反离骚》之刻工有重见者,而检嘉定十年本《仪礼经传通解》之行款为半叶七行,行十五字,亦与台湾所藏《反离骚》相同。诸如此类,都是台湾所藏《反离骚》作为嘉定十年本《楚辞集注》残卷,与嘉定十年本《仪礼经传通解》同时同地刊刻的佐证。

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可以论定台湾所藏宋刊《反离骚》一卷本即嘉定十年朱在南康军刊本《楚辞集注》之残卷。

四、嘉靖袁褫本《楚辞集注》出自嘉定十年本

前面提到,端平二年朱鉴翻刻嘉定十年本《楚辞集注》时,认为《集注》中

^①潘宗周:《宝礼堂宋本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04-305页。按:该残本版心间有“乙卯刊”、“庚子重刊”的标记,又避讳已至光宗,则符合条件的“乙卯”有庆元元年(《宝礼堂宋本书录》误作二年)及宝祐三年,符合条件的“庚子”仅有嘉熙四年。因此,《书录》粗定其刊于“宁、理二宗之时”。但既然版心所记为“乙卯刊”及“庚子重刊”,则“乙卯”必在“庚子”之前,故符合者只有庆元元年(1195)及嘉熙四年(1240)。

^②宋嘉定十年南康道院刻元明递修本《仪礼经传通解》卷首朱在《序》,见《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本。

的《吊屈原》《服赋》及所附《反离骚》与《后语》中相应篇章重复,故将《集注》所附《反离骚》及《后语》中《吊屈原》《服赋》等三篇删去。自此之后,端平本确立的这种结构几乎成为了《楚辞集注》的标准范式,为后世绝大多数刊本所沿用。而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嘉靖十四年(1535)袁褰所刊《楚辞集注》却既附有《反离骚》一卷,《后语》中又重出《服赋》《吊屈原》二篇,与朱鉴之后所传众本皆有不同。

嘉靖十四年(1535)袁褰刊本包括《集注》八卷、《辩证》二卷、《后语》六卷,附《反离骚》一卷。半叶十行十八字,左右双边,白口,对黑鱼尾,鱼尾问题卷数及页码,《后语》卷末有“嘉靖乙未汝南袁氏校刊”一行识语。书中“匡”、“贞”、“桓”、“恒”等字缺笔。按袁褰(1495-1573),字尚之,晚号谢湖,吴县(今苏州)人,博学善诗文,尤精于书法^①。堂兄弟六人名闻吴中,号称“袁氏六俊”^②。家中藏书甚富,摹刻行世,士林重之,年近八十而没^③。尝翻刻宋本《大戴礼记》《世说新语》《六臣注文选》等,又辑刊明人著述成《金声玉振集》,皆称精良。袁褰所刊《楚辞集注》流传颇广,前人书目多见著录,今国家图书馆、浙江图书馆等各大图书馆皆有收藏。

袁褰本《楚辞集注》结构与端平以下诸本皆有不同,但前后未见序跋交代其所出何本。姜亮夫先生《楚辞书目五种》曾著录该本,称:

余细为比勘,此本盖出端平本,所不同者,端平九行,此作十行尔。而字体书式,全仍旧贯,惟将《反离骚》一篇,移在《后语》之后,与端平为异云。^④

按姜先生此说,学界似乎并无异议。当然也是由于《楚辞集注》至今尚存有为数不少的宋元刊本,学界本身对于明本并未有很大的关注,一般就将姜先生此言当作成说。但仔细探究一番,便可发现姜先生之判断有误。

首先,袁褰本包括《集注》八卷、《辩证》二卷、《后语》六卷,《辩证》后附《反离骚》一卷,页码单独起止^⑤。其中《后语》第十六篇《反离骚》与《辩证》所附《反离骚》重见,而《后语》第八篇《吊屈原》、第九篇《服赋》与《集注》中此二篇

①雅尔哈善、习隽:《〔乾隆〕苏州府志》卷五三《人物七·吴县》,乾隆十三年刊本。

②汪琬:《尧峰文钞》卷三五《袁氏六俊小传》,《四部丛刊》本。

③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479页。

④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第48页。

⑤按:笔者所见袁褰本《反离骚》附于《辩证》后,与朱熹所谓“使居八卷之外”即附《集注》之后者不同,此或因《反离骚》页码单独起止,装订时误排前后顺序所致。另有个别袁褰本《反离骚》附在《后语》之末(如姜先生所见者,今藏浙大图书馆),前已交代,《后语》卷末有“嘉靖乙未汝南袁氏校刊”一行识语,乃全书完结之标志,其后不应再附其他内容,此亦当为装订疏误所致。

亦重见。此并非姜先生所言“惟将《反离骚》一篇，移在《后语》之后”。

其次，通篇比较来看，袁褰本与端平本在文字上颇有差异。即便仅就袁褰本自身而言，其《集注》中的《吊屈原》、《服赋》及所附《反离骚》，与《后语》中的三篇重见者，相应文字亦略有出入，并不完全相同（详后文）。另外，端平本《后语》中的《反离骚》正文前有小序，文末有洪兴祖及朱熹论语，但袁褰本《后语》中的《反离骚》却仅有正文前之小序，而无文末的洪、朱论语，反而是《辩证》后所附《反离骚》结构与端平本相同。可见，袁褰本之“重见”现象，并不是在端平本的基础上简单地重复刊刻相应篇章所致，而应该是袁褰翻刻时所据原本的本来面貌。

其三，袁褰本《后语》中的《吊屈原》《服赋》《反离骚》三篇，题名下皆有小字注云：“已见《续离骚》，今重出。”按此注若为原本所有，则表明原本中即有前后重出之现象；若为袁褰翻刻时所加，同样表明原本中已有前后重出的现象，故而袁褰特地加注说明。无论哪种情况，都指明一个事实，即：在袁褰翻刻所据之原本中已存在《吊屈原》《服赋》及《反离骚》三篇前后重见的现象，并非如姜先生所说的那样乃后人刻意调整所致。

综上所述，袁褰本并非出自对端平本的刻意改造，其《吊屈原》、《服赋》及《反离骚》等三篇前后重见的现象乃承袭所据原本之固有结构。今检袁褰本《楚辞集注》中“匡”、“贞”、“桓”、“恒”等宋讳皆缺笔，说明其翻刻自宋本无疑。而如前揭，目前所知宋本中符合此重见结构者，唯有嘉定十年朱在南康军刊本（嘉定四年本及嘉定六年本中不包含《后语》，故无重见之说）。据此，有理由相信嘉靖袁褰本《楚辞集注》出自嘉定十年本。

为验证以上推论，今将台湾所藏宋刊《反离骚》一卷本即前文已考定为嘉定十年本《楚辞集注》之残卷者，与袁褰本《楚辞集注》所附单卷《反离骚》进行比勘，结果发现二者文字内容完全相同。因此，笔者认为可以推定嘉靖十四年（1535）袁褰刊本《楚辞集注》乃翻刻自嘉定十年（1217）朱在南康军刊本^①。

五、袁褰本所反映出的嘉定十年本《楚辞集注》面貌及价值

嘉定十年本《楚辞集注》虽然在刊刻时间上晚于嘉定四年本和嘉定六年本，但此本乃朱在用之前刻本与其所存朱熹遗稿参校刊刻，可谓最接近朱熹遗著原貌之本。此后，朱鉴在嘉定十年本基础上删减重见篇章，刊刻成端平

^①按严绍盪先生《日藏汉籍善本书录》载有“明初覆宋刊本”《楚辞后语》六卷、《楚辞辩证》二卷及《反离骚》一卷（缺《楚辞集注》八卷），半叶十行十八字，与嘉靖袁褰本同。此本若确为明初本，则存在另一种可能：袁褰本出自此本，而此本出自嘉定十年本。但笔者怀疑此本也可能是嘉靖袁褰本，“明初”云云乃鉴定者误判。然而限于条件，日藏本颇难见到，只能将以上两种可能情况附记于此，以待知者。

本,并得到广泛的传播,成为后世绝大多数刊本的祖本。而嘉定十年本却罕见流传,一般只能通过删减版的端平本来推测其情况。现在既然确定了嘉靖十四年袁褫刊本是翻刻自嘉定十年本,则可以通过袁褫刊本的情况来窥探嘉定十年本的面貌及价值。

(一)结构编排更接近朱熹遗稿原貌

据袁褫刊本可知嘉定十年本包括《集注》八卷、《辩证》二卷、《后语》六卷,附《反离骚》一卷,其中《后语》第八篇《吊屈原》、第九篇《服赋》、第十六篇《反离骚》与《集注》中第十二篇《吊屈原》、第十三篇《服赋》及所附单卷《反离骚》重复。此点与端平本卷末朱鉴跋文所言相合。

《楚辞后语》本来是一部未完成的遗稿,其与《集注》之间的篇目重合问题,朱熹或许将会作出说明,亦或许将会进行调整,但随着朱熹的去世,此事成了悬而未决的问题。至嘉定五年,《后语》才由朱在整理誊写成编。嘉定十年,朱在将其与《集注》、《辩证》等一起合刊,这是《后语》的首次刊刻,亦是三书的首次合刊。至此,《集注》、《后语》二书中篇章重复的现象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在合刊本中。朱在当时肯定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但其并未贸然删减,而是维持了朱熹编撰的本来面貌(袁褫本《后语》重见篇目下“已见《续离骚》,今重出”的小注,极有可能就是朱在刊刻时所加),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至端平二年,朱鉴翻刻嘉定十年本时认为“其本旨既不可知,而二集并存,则为重复”(见前引),故而删去了三篇重见的文章。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朱鉴称“今以《反骚》著于此(引者按:指《后语》),而贾赋二章则存其目”,则知其所删为《集注》所附《反离骚》及《后语》中的《吊屈原》、《服赋》等三篇。但是据袁褫本《楚辞集注》推拟,嘉定十年本《集注》后所附《反离骚》正文前有小序,文末有洪兴祖、朱熹论语,而《后语》中的《反离骚》却仅有正文前小序,而无文末的洪、朱论语。朱鉴既然删去了《集注》所附之《反离骚》,则留存于《后语》者应为前有小序,而后无洪、朱论语之《反离骚》。然检端平本《后语》中所存《反离骚》,前有小序,后又有洪、朱论语,与《集注》所附者相同。那么,朱鉴当时所删到底是前后哪一篇呢?今试通过对端平本与出自嘉定十年本的袁褫本之间相应篇章中文字内容的比勘,来考察当时的情况。比勘表如下:

①按:今传袁褫刊本中,有个别本子此处有“固”字,但改挖增刻的痕迹非常明显,且导致该行比其他行多一字,应该是后印增改本。王重民先生《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所载“明翻宋刻本”《楚辞集注》,版式、行款、刻工等莫不与袁褫本同,惟“影摹稍逊”,可能就是这种后印本。

出处	袁褰本《集注》所附《反离骚》	袁褰本 《后语》之《反离骚》	端平本 《后语》之《反离骚》
小序	惟寂寞自投阁	“惟”作“唯”	“惟”作“唯”
正文	若驰于屈曲黷阻之处	“黷”作“艰”	“黷”作“艰”
正文	固不如鬻而幽之离房	无“固”字 ^①	
正文	“望昆仑以樛流”注：樛，居纠反。	无此音注	无此音注
正文	“混渔父之舖歌兮”注：渔父事音义并见本篇。	无“并”字	无“并”字
文末 论语	同端平本		同袁褰本

通过比较,可发现端平本《后语》之《反离骚》小序及正文部分全同袁褰本《后语》之《反离骚》,但与袁褰本《集注》所附《反离骚》有文字出入;而文末论语部分,则与袁褰本《集注》所附《反离骚》文字相同(因袁褰本《后语》之《反离骚》无此部分)。据此,端平二年朱鉴所删者确为《集注》所附《反离骚》,但是又将其文末的洪、朱论语保留下来,移至《后语》中的《反离骚》之后,故而才呈现出上面的比勘结果。

朱鉴对嘉定十年本的删减看似已尽力保留了原著信息,而其实不然。其一,从上面的比勘表可以看出,嘉定十年本中所谓重见的二篇《反离骚》,前后文字并不完全相同,此种现象同样见于另外两篇重见者《吊屈原》及《服赋》中。通过袁褰本所保留的重见篇目之间的文字差异,可以窥探朱熹注解《楚辞》的方式及过程。其二,《集注》、《后语》的基本注释体例为:文字校勘与音注在前,字词训释与章句大意在后,中间用“○”隔开。检今本《后语》,《反离骚》等一些篇章的注文,校语、音注与释义交混在一起,这是《后语》作为未完稿的特征。但是据袁褰本反映的情况看,嘉定十年本《集注》所附《反离骚》的注文,校语、音注与释义内容也是相混在一起,并未像《集注》其他篇目一样各部分用“○”隔开,可见,朱熹《集注》所附《反离骚》实际是未完稿^①。其三,《集注》所附《反离骚》为未完稿的事实,揭示了其他传本未曾提供的朱熹遗稿的面貌。据此,之前有关朱熹治骚的一些既定观点如《集注》的成书时间,以及一些疑难问题如《集注》与《后语》产生重见篇目的原因等,都具备重新探究的可能性。总之,嘉定十年本作为最接近朱熹遗稿原貌的本子,在编排结构上能展现更多朱熹遗稿的细节,为今人的研究提供相应的帮助。而遗憾的

^①前文已揭,嘉定六年本《集注》所附《反离骚》之注文中,校语、音注与释义内容各部分之间已用符号“○”隔开,为何嘉定十年本《集注》所附《反离骚》之注文中校语、音训等反而混在一起未分开呢?按嘉定六年本《集注》所附《反离骚》注文中音训分隔的现象并非朱熹遗稿原貌,详细情况于此无法展开,笔者另有专文论述。

是，在朱鉴端平本对嘉定十年本前后重见的篇目作统一删减之后，诸如此类的细节就都被掩盖了。

(二)文字优于他本

如前文所言，嘉定十年本《楚辞集注》乃朱在据朱熹遗稿参校刊刻，因此较他本而言，其在内容文字方面亦颇有优胜之处。下面仅以袁褫本《楚辞集注》与较早的几种宋刊本略作比勘，以见嘉定十年本在文字校勘方面的价值。

嘉定四年本为今知《楚辞集注》最早刊本，仅存《辩证》二卷，袁褫本与之相较，虽颇有些许文字异同，但多数为两本皆能讲通者，如嘉定四年本《辩证·目录》第二条：“后人始以作者先后次序之。”袁褫本“序”作“叙”；又嘉定四年本《辩证·离骚经》第一条：“逸以骚名家，不应谬误如此。”袁褫本“谬”作“缪”。当然，也存在一些袁褫本胜于嘉定四年本的地方。如嘉定四年本《辩证·离骚经》第三条：“王逸误以为一事，洪氏证之为是。”袁褫本“证”作“正”，乃纠正之意，是。又嘉定四年本《辩证·九歌》第五条：“焱，《说文》从三犬，而释为群犬兒。”袁褫本“群犬兒”作“群犬走兒”，今检《说文》：“焱，犬走兒。”袁褫本是。

袁褫本与嘉定六年本相较，文字亦颇有优胜处。如嘉定六年本《天问》：“成康东巡，有莘爰极。”袁褫本“成康”作“成汤”。按此句所言乃殷汤之事，注文皆作“汤”，袁褫本是。又嘉定六年本《九章·惜往日》“何贞臣之无罪兮”注：“臯，一作‘罪’。”此注文显然与正文相矛盾，袁褫本正文“罪”作“臯”，是。又嘉定六年本《天问》“何启惟忧，而能拘是达”注：“问启何以能思惟所，而能代益伐扈，以达拘执之嫌乎？”按注文首句文义不明，检袁褫本“所”后多“忧”字，是。又嘉定六年本《天问》“安得夫良药，不能固臧”注：“引戈击霓，月堕其药。”袁褫本“月”作“因”，是。又嘉定六年本《九章·惜诵》“反离群而赘肬”注：“《庄子》所谓‘附赘疣’者是也。”袁褫本“肬”作“悬肬”。考《庄子·大宗师》云“附赘县疣”，袁褫本是。又嘉定六年本《九章·哀郢》“遵江夏以流亡”注：“冬■夏流，故谓之‘夏’。”墨钉处袁褫本作“竭”，是。又嘉定六年本《九章·悲回风》“从子胥而自适”注：“子胥字见前篇。”袁褫本“字”作“事”，是。又嘉定六年本《远游》“上寥廓而无天”注：“寥，一作‘寥’。”注文与正文不符。检袁褫本注文作：“寥，一作‘寥’。”是。

此外，还有一些地方，袁褫本能够同时校正嘉定四年本及嘉定六年本之失。如嘉定四年本《辩证·天问》第十一条仅有“洪引《归藏》云羿殛十日”数字，空无依傍，不知所云。下一条则开头即谓“《补注》引《山海经》”云云，未按体例交代此条所“辩证”者为正文哪一句。嘉定六年本皆同。今检袁褫本，此处作：“羿焉殛日，乌焉解羽。洪引《归藏》云羿殛十日。”后文“《补注》引《山海经》”云云与之相衔接，前后实为同一条内容。嘉定四年本及六年本在文字脱漏后，又将一条内容误分作两条，导致前后皆不可解。又嘉定四年本《辩证·

九章》第七条“《怀沙》：改，叶音己。按郑注《仪礼》释‘用己日’为‘日改’，则二字音义固相近也。”嘉定六年本“日改”作“改日”，袁褫本“日改”作“自变改”。考《仪礼·少牢馈食礼》云：“少牢馈食之礼，日用丁、己。”郑玄注曰：“内事用柔日，必用丁、己者，取其令名‘自丁宁’、‘自变改’，皆为谨敬。”则袁褫本是。

相较嘉定四年本与嘉定六年本，端平本直接翻刻自嘉定十年本，因而在文字上亦继承了嘉定十年本的不少优点，如上文所举袁褫本与嘉定四年本及嘉定六年本的差异之处，端平本基本同袁褫本。但是以袁褫本与之相比勘，可发现端平本仍不免有一些疏漏之处。如端平本《离骚》“朝搴阰之木兰兮”注：“搴音蹇，《说文》作‘搴’。”袁褫本“搴”作“揅”。考《说文》：“揅，拔取也，南楚语。从手寒声。《楚词》曰：‘朝揅批之木兰。’”则袁褫本作“揅”者是。又端平本《离骚》“吾令羲和弭节兮”注：“弭，按也，止也。按节徐行也。”袁褫本“徐行”作“徐步”，嘉定六年本同，《楚辞补注》亦作“徐步”，是。又端平本《九章·涉江》“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凝滞”注：“滞，叶丑亦反。”袁褫本“亦”作“介”。按“滞”当与前句“齐吴榜而击汰”之“汰”字押韵，检《广韵》：汰，去声泰韵；亦，入声昔韵；介，去声怪韵。朱熹《诗》《骚》音注多袭用吴棫之叶韵规则，而据吴棫《韵补》，泰、怪二韵“古转声通寘韵”，可通押，则朱熹叶音应作“丑介反”，袁褫本是。又端平本《远游》“美往世之登仙”注：“似，一作‘僊’。”注文与正文不符，袁褫本“似”作“仙”，是。

综上，通过袁褫本可以反映出，嘉定十年本较他本而言，不论在结构编排还是文字内容方面，都具备很大的价值与优点。今嘉定十年本《楚辞集注》虽仅残存《反离骚》一卷，但嘉靖十四年袁褫刊本较完整地继承了其主体内容，且自身呈现出不亚于宋本的独特价值，非常值得进一步关注和研究。

【作者简介】管仁杰，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古典文献学。